資治通鑑/卷1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 晉紀二十二

► 卷一百一

起旃蒙單閼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00卷

【晉紀二十二】 起旃蒙單閼，盡屠維協洽，凡五年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永和十一年（乙卯，公元三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；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，自立為仇池公。桓溫表國為鎮北將軍、秦州刺史。

二月，秦大蝗，百草無遺，牛馬相噉毛。

夏，四月，燕王俊自和龍還薊。先是，幽、冀之人以俊為東遷，互相驚擾，所在屯結。群臣請討之，俊曰：「群小以朕東巡，故相惑為亂耳。今朕既至，尋當自定，不足討也。」

蘭陵太守孫黑、濟北太守高柱、建興太守高甕及秦河內太守王會、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。

秦淮南王先幼無一目，性粗暴。其祖父洪嘗戲之曰：「吾聞瞎兒一淚，信乎？」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「此亦一淚也。」洪大驚，鞭之。生曰：「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棰！」洪謂其父健曰：「此兒狂悖，宜早除之。不然，必破人家。」健將殺之，健弟雄止之曰：「兒長自應改，何可遽爾！」及長，力舉千鈞，手格猛獸，走及奔馬，擊刺騎射，冠絕一時。獻哀太子卒，強後欲立少子晉王柳；秦主健以讖文有「三羊五眼」，乃立生為太子。以司空、平昌王菁為太尉，尚書令王堕為司空，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。

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，襄從之。五月，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，會季卒，襄進據許昌。

六月，丙子，秦主健寢疾。庚辰，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，將殺太子生而自立。時生侍疾西宮，菁以為健已卒，攻東掖門。健聞變，登端門，陳兵自衛。眾見健，惶懼，皆捨仗逃散。健執菁，數而殺之，餘無所問。

壬午，以大司馬、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。甲申，健引太師魚遵、丞相雷弱兒、太傅毛貴、司空王堕、尚書令梁楞、左僕射梁安、右僕射段純、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。健謂太子生曰：「六夷酋師及大臣執權者，若不從汝命，宜漸除之。」

臣光曰：顧命大臣，所以輔導嗣子，為之羽翼也。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，能無斃乎！知其不忠。則勿任而已矣。任以大柄，又從而猜之，鮮有不召亂者也。

乙酉，健卒，謚曰景明皇帝，廟號高祖。丙戌，太子生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壽光。群臣奏曰：「未逾年而改元，非禮也。」生怒，窮推議主，得右僕射段純，殺之。

秋，七月，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。

或告令稽五昱曰：「武陵五第中大修器仗，將謀非常。」昱以去太常王彪之曰：「武陵王之志，盡於馳騁數豬而已耳，深願，靜之，以安異同之論，勿復以為言！」昱善之。

秦主生尊母強氏曰皇太后，立妃梁氏為皇后。梁氏，安之女也。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，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，著作郎董榮為尚書。

涼王祚淫虐無道，上下怨憤。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強，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，使瓘討叛胡，又遣其將易揣、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。張掖人王鸞知術數，言於祚曰：

「此軍出，必不還，涼國將危。」並陳祚三不道。祚大怒，以鸞為妖言，斬以徇。鸞臨刑曰：「我死，軍敗於外，王死於內，必矣！」祚族滅之。瓘聞之，斬孚，起兵擊祚，傳檄州郡，廢祚，以侯還第，復立涼寧侯曜靈。易揣、張玲軍始濟河，瓘擊破之。揣等單騎奔還，瓘軍躡之，姑臧振恐。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修，與祚有隙，懼禍。八月，混與弟澄西走，合眾萬餘人以應瓘，還向姑臧。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，拉其腰而殺之，埋於沙坑，謚曰哀公。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，前將軍飛為新興王，皆素所善也。征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。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、并州牧，鎮蒲板；魏王廋為鎮東大將軍、豫州牧，鎮陜城。中書監胡文、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：「比有星孛於大角，熒惑入東井。大角，帝坐；東井，秦分；於占不出三年，國有大喪，大臣戮死；願陛下修德以禳之！」生曰：「皇后與朕對臨天下，可以應在喪矣。毛太傅、梁車騎、梁僕射受遺輔政，可以應大臣矣。」九月，生殺梁後及毛貴、梁楞、梁安。貴，後之舅也。右僕射趙韶、中護軍趙誨，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，有寵於生，乃以俱為尚書令。俱固辭以疾，謂韶、誨曰：「汝等不復顧祖宗，欲為滅門之事！毛、梁何罪，而誅之？吾何功，而代之？汝等可自為，吾其死矣！」遂以憂卒。

涼宋混軍於武始大澤，為曜靈發哀。閏月，混軍至姑臧，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，將殺之。琚、嵩聞之，募市人數百，揚言：「張祚無道，我兄大軍已至城東，敢舉手者誅三族！」遂開西門納混兵。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，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，立涼武侯玄靚為主。易揣等引兵入殿，收長等，殺之。祚按劍殿上，大呼，叱左右力戰。祚素失眾心，莫肯為之鬥者，遂為兵人所殺。混等梟其首，宣示內外，暴屍道左，城內咸稱萬歲。以庶人禮葬之，並殺其二子。混、琚上玄靚為大將軍、涼州牧、西平公，赦境內，復稱建興四十三年。時玄靚始七歲。

張瓘至姑臧，推玄靚為涼王，自為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尚書令、涼州牧、張掖郡公，以宋混為尚書僕射。隴西人李儼據郡，不受瓘命，用江東年號，眾多歸之。瓘遣其將牛霸討之，未至，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，霸兵潰，奔還。瓘遣弟琚擊綝，敗之。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，瓘遣司馬張姚、王國擊斬之。

冬，十月，以豫州刺史謝尚督並、冀、幽三州，鎮壽春。

鎮北將軍段龕與燕主俊書，抗中表之儀，非其稱帝。俊怒，十一月，以太原王恪為大都督、撫軍將軍，陽騖副之，以擊龕。

秦以辛牢守尚書令，趙韶為左僕射，尚書董榮為右僕射，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。

十二月，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，以請其母。燕主皝許之，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其國；以釗為征東大將軍、營州刺史，封樂浪公，王如故。

上黨人馮鴦逐燕太守段剛，據安民城，自稱太守，遣使來降。

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，以趙韶、董榮亂政，每公言於朝，見之常切齒。韶、榮譖之於秦主生，生殺弱兒及其九子、二十七孫。於是諸羌皆有離心。生雖諒陰，游飲自若，彎弓露刃，以見朝臣。錘鉗鋸鑿，可以害人之具，備置左右。即位未幾，后妃、公卿已下至於僕隸，凡殺五百餘人，截脛、拉脅、鋸項、刳胎者，比比有之。

燕主皝以段龕方強，謂太原王恪曰：「若龕遣軍拒河，不得渡者，可直取呂護而還。」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，具舟楫以觀龕志趣。龕弟羆，驍勇有智謀，言於龕曰：「慕容恪善用兵，加之眾盛，若聽其濟河，進至城下，恐雖乞降，不可得也。請兄固守，羆帥精銳拒之於河，幸而戰捷，兄帥大眾繼之，必有大功。若其不捷，不若早降，猶不失為千戶侯也。」龕不從。羆固請不已，龕怒，殺之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永和十二年（丙辰，公元三五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，未至廣固百餘里，段龕帥眾三萬逆戰。丙申，恪大破龕於淄水，執其弟欽，斬右長史袁范等。齊王龍辟閭蔚被創，恪聞其賢，遣人求之，蔚已死，士卒降者數千人。龕脫走，還城固守，恪進軍圍之。

秦司空王墮性剛峻，右僕射董榮、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，墮疾之如仇，每朝，見榮未嘗與之言。或謂墮曰：「董君貴幸無比，公宜小降意接之。」墮曰：「董龍是何雞狗，而令國士與之言乎！」會有天變，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：「今天譴甚重，宜以貴臣應之。」生曰：「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。」榮、國曰：「大司馬國之懿親，不可殺也。」乃殺王墮。將刑，榮謂之曰：「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？」墮瞋目叱之。洛州刺史杜郁，隨之甥也，左僕射趙韶惡之，譖於生，以為貳於晉而殺之。

壬戌，生宴群臣於太極殿，以尚書令辛牢為酒監，酒酣，生怒曰：「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！」引弓射牢，殺之。群臣懼，莫敢不醉，偃仆失冠，生乃悅。

匈奴大人劉務桓卒，弟閼頭立，將貳於代。二月，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，臨河，閼頭懼，請降。

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。己丑，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眾降，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。

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、梁殊使於涼，以書說涼王玄靚。負、殊至姑臧，張瓘見之，曰：「我，晉臣也；臣無境外之交，二君何以來辱？」負、殊曰：「晉王與君鄰藩，雖山河阻絕，風通道會，故來修好，君何怪焉！」瓘曰：「吾盡忠事晉，於今六世矣。若與苻征東通使，是上違先君之志，下隳士民之節，其可乎！」負、殊曰：「晉室衰微，墜失天命，固已久矣。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，唯知機也。今大秦威德方盛，涼王若欲自帝河右，則非秦之敵。欲以小事大，則曷若捨晉事秦，以保福祿乎！」瓘曰：「中州好食言，向者石氏使車適返，而戎騎已至，吾不敢信也。」負、殊曰：「自古帝王居中州者，政化各殊，趙為奸詐，秦敦信義，豈得一概待之乎！張先、楊初皆阻兵不服，先帝討而擒之，赦其罪戾，寵以爵秩，固非石氏之比。」瓘曰：「必如君言，秦之威德無敵，何不先取江南，則天下盡為秦有，征東何辱命焉！」負、殊曰：「江南文身之俗，道污先叛，化隆後服。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，河右可以義懷，故遣行人先申大好。若君不達天命，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，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」。瓘曰：「我跨據三州，帶甲十萬，西苞蔥嶺，東距大河，伐人有餘，況於自守，何畏於秦！」負、殊曰：「貴州山河之固，孰若殽、函？民物之饒，孰若秦、雍？杜洪、張琚，因趙氏成資，兵強財富，有囊括關中、席捲四海之志，先帝戎旗西指，冰消雲散，旬月之間，不覺易主。主上若以貴州不服，赫然奮怒，控弦百萬，鼓行而西，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？」瓘笑曰：「茲事當決之於王，非身所了。」負、殊曰：「涼王雖英睿夙成，然年在幼沖，君居伊、霍之任，國家安危，系君一舉耳。」瓘懼，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，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。

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；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，攻秦幽州刺史強晳於裴氏堡。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，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。飛未至而度退。羌與長卿戰，大破之，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。

桓溫請移都洛陽，修復園陵，章十餘上，不許。拜溫征討大都督，督司、冀二州諸軍事，以討姚襄。

三月，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；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，以為妨農，生殺之。

夏，四月，長安大風，發屋拔木。秦宮中驚擾，或稱賊至，宮門晝閉，五日乃止。秦主生推告賊者，刳出其心。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：「天降災異，陛下當愛民事神，緩刑崇德以應之，乃可弭也。」。生怒，鑿其頂而殺之。衛將軍廣平王黃眉、前將軍新興王飛、建節將軍鄧羌，以平，太后之弟，叩頭固諫，生弗聽，出黃眉為左馮翊，飛為右扶風，羌行咸陽太守，猶惜其驍勇，故皆弗殺。五月，太后強氏以憂恨卒，謚曰明德。

姚襄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。

六月，秦主生下詔曰：「朕受皇天之命，君臨萬邦；嗣統以來，有何不善，而謗讟言之音，扇滿天下！殺不過千，而謂之殘虐！行者比肩，未足為希。方當峻刑極罰，復如朕何！」自去春以來，潼關之西，至於長安，虎狼為暴。晝則繼道，夜則發屋，不食六畜，專務食人，凡殺七百餘人。民廢耕桑，相聚邑居，而為害不息。秋，七月，秦群臣奏請禳災，生曰：「野獸饑則食人，飽當自止，何禳之有！且天豈不愛民哉，正以犯罪者多，故助朕殺之耳！」

丙子，燕獻懷太子曄卒。姚襄攻洛陽，逾月不克。長史王亮諫曰：「明公英名蓋世，兵強民附。今頓兵堅城之下，力屈威挫，或為它寇所乘，此危亡之道也！」襄不從。

桓溫自江陵北伐，遣督護高武據魯陽，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，自帥大兵繼進。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，歎曰：「遂使神州陸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！」記室陳郡袁宏曰：「運有興廢，豈必諸人之過！」溫作色曰：「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，啖芻豆十倍於常牛，負重致運，曾不若一羸牸，魏武入荊州，殺以享軍。」

八月，已亥，溫至伊水，姚襄撤圍拒之，匿精銳於水北林中，遣使謂溫曰：「承親帥王師以來，襄今奉身歸命，願敕三軍小卻，當拜伏路左。」溫曰：「我自開復中原，展敬山陵，無豫君事。欲來者便前，相見在近，何煩使人！」襄拒水而戰。溫結陳而前，親被甲督戰。襄眾大敗，死者數千人。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，其夜，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。襄勇而愛人，雖戰屢敗，民知襄所在，輒扶老攜幼，奔馳而赴之。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，許、洛士女為溫所得者，無不北望而泣。襄西走，溫追之不及。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，溫問襄之為人，亮曰：「襄神明器宇，孫策之儔，而雄武過之。」

周成帥眾出降，溫屯故太極殿前，既而徙屯金墉城。已丑，謁諸陵，有毀壞者修復之，各置陵令。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，鎮洛陽。以尚未至，留潁川太守毛穆之、督護陳午、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，衛山陵，徙降軍三千餘家於江、漢之間，執周成以歸。

姚襄奔平陽，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，襄遂據襄陵。秦大將軍張平擊之，襄為平所敗，乃與平約為兄弟，各罷兵。

段龕遣其屬段□來求救，詔徐州刺史荀羨將兵隨□救之。羨至琅邪，憚燕兵之強，不敢進。王騰寇鄄城，羨進攻陽都，會霖雨，城壞，獲騰，斬之。

冬，十月，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秦主生夜食棗多，旦而有疾，召太醫令程延，使診之。延曰：「陛下無它疾，食棗多耳。」生怒曰：「汝非聖人，安知吾食棗！」遂斬之。

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，諸將請急攻之。恪曰：「用兵之勢，有宜緩者，有宜急者，不可不察。若彼我勢敵，外有強援，恐有腹背之患，則攻之不可不急。若我強彼弱，無援於外，力足制之者，當羈縻守之，以待其斃。兵法「十圍五攻」，正謂此也。龕兵尚眾，未有離心。濟南之戰，非不銳也，但龕用之無術，以取敗耳。今憑阻堅城，上下戮力，我盡銳攻之，計數旬可拔，然殺吾士卒必多矣。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暫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，奈何輕用其死乎！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也！」諸將皆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軍中聞之，人人感悅。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。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。

龕嬰城自守，樵采路絕，城中人相食。龕悉眾出戰。恪破之於圍裡，先分騎屯諸門。龕身自沖蕩，僅而得入，餘兵皆沒。於是城中氣沮，莫有固志。十一月，丙子，龕面縛出降，並執朱肜送薊。恪撫安新民，悉定齊地，徙鮮卑、胡、羯三千餘戶於薊。燕主俊具朱肜五刑，以段龕為伏順將軍。恪留慕容塵鎮廣固，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，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，乃還。

殷，彭之子也。彭時為燕大長秋，以書戒殷曰：「王彌、曹嶷，必有子孫，汝善招撫，勿尋舊怨，以長亂源！」殷推求，得彌從子立、嶷孫巖於山中，請與相見，深結意分。

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，郡民由是大和。

荀羨聞段龕已敗，退還下邳，留將軍諸葛攸、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。參軍譙國戴遂等將二千人守泰山。燕將慕容蘭屯汴城，羨擊斬之。

詔遣兼司空、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，修五陵。十二月，庚戌，帝及群臣皆服縗，臨於太極殿三日。

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，以丹楊君王胡之代之，未行而卒。胡之，廙之子也。是歲，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；以俊為仇池公。國子安奔秦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昇平元年（丁巳，公元三五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朔，帝加元服。太后詔歸政，大赦，改元，太后徙居崇德宮。

燕主俊征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。逸夫婦共載鹿車；子璋從數十騎，服飾甚麗，奉迎於道。逸大怒，閉車不與言。到城，深責之，璋猶不悛。逸常憂其敗，而璋更被擢任，歷中書令、御史中丞。逸乃歎曰：「吾少自修立，克已守道，僅能免罪。璋不治節儉，專為奢縱，而更居清顯。此豈唯璋之忝幸，實時世之陵夷也。」

二月，癸丑，燕主俊立其子中山王暐為太子，大赦，改元光壽。

太白入東井。秦有司奏：「太白罰星，東井秦分，必有暴兵起京師。」秦主生曰：「太白入井，自為渴耳，何所怪乎！」

姚襄將圖關中，夏，四月，自北屈進屯杏城，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，曜武將軍姚益生、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、胡。蘭，襄之從兄；益生，襄之兄也。羌、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。秦將苻飛龍擊蘭，擒之。襄引兵進據黃落；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、平北將軍苻道、龍驤將軍東海王堅、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御之。襄堅壁不戰。羌謂黃眉曰：「襄為桓溫、張平所敗，銳氣喪矣。然其為人強狠，若鼓噪揚旗，直壓其壘，彼必忿恚而出，可一戰擒也。」五月，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，襄怒，悉眾出戰。羌陽不勝而走，襄追之，至於三原。羌回騎擊之，黃眉等以大眾繼至，襄兵大敗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，馬倒，秦兵擒而斬之，弟萇帥其眾降。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

軍中，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，亦以公禮葬襄。廣平王黃眉等還長安，生不之賞，數眾辱黃眉。黃眉怒，謀弒生；發覺，伏誅。事連王公親戚，死者甚眾。

戊寅，燕主俊遣撫軍將軍垂、中軍將軍虔、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敕勒於塞北，大破之，俘斬十餘萬，獲馬十三萬匹，牛羊億萬頭。

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，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。

秦主生夢大魚食蒲，又長安謠曰：「東海大魚化為龍，男皆為王女為公。」生乃誅太師、錄尚書事、廣寧公魚遵，並其七子、十孫。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，求為荊州；生不許，以為中軍將軍，引見，調之曰：「牛性遲重，善持轅軛；雖無驥足，動負百石。」夷曰：「雖服大車，未經峻壁；願試重載，乃知勳績。」生笑曰：「何其快也，公嫌所載輕乎？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。」夷懼，歸而自殺。

生飲酒無晝夜，或連月不出。奏事不省，往往寢落，或醉中決事。左右因以為奸，賞罰無准。或至申酉乃出視朝，乘醉多所殺戮。自以眇目，諱言「殘、缺、偏、只、少、無、不具」之類，誤犯而死者，不可勝數。好生剝牛、羊、驢、馬、煑雞、豚、鵝、鴨，縱之殿前，數十為群。或剝人面皮，使之歌舞，臨觀以為樂。嘗問左右曰：「自吾臨天下，汝外間何所聞？」或對曰：「聖明宰世，賞罰明當，天下唯歌太平。」怒曰：「汝媚我也！」引出斬之。它日又問，或對曰：「陛下刑罰微過。」又怒曰：「汝謗我也！」亦斬之。勳舊親戚，誅之殆盡，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十年。

東海王堅，素有時譽，與故姚襄參軍薛贊、權翼善。贊、翼密說堅曰：「主上猜忍暴虐，中外離心，方今宜主秦祀者，非殿下而誰！願早為計，勿使它姓得之！」堅以問尚書呂婆樓，婆樓曰：「僕，刀鐶上人耳，不足以辦大事。僕裡捨有王猛者，其人謀略不世出，殿下宜請而咨之。」堅因婆樓以招猛，一見如舊友，語及時事，堅大悅，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。

六月，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：「昨夜三月並出，孛星入太微，連東井，自去月上旬，沉陰不雨，以至於今，將有下人謀上之禍。」生怒，以為妖言，撲殺之。

特進、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：「主上失德，上下嗷嗷，人懷異志，燕、晉二方，伺隙而動，恐禍發之日，家國俱亡。此殿下之事也，宜早圖之！」堅心然之，畏生趫勇，

未敢發。生夜對侍婢言曰：「阿法兄弟亦不可信，明當除之。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。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強汪，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，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噪繼進，宿衛將士皆捨仗歸堅。生猶醉寐，堅兵至，生驚問左右曰：「此輩何人？」左右曰：「賊也！」生曰：「何不拜之！」堅兵皆笑。生又大言：「何不速拜，不拜者斬之！」堅兵引生置別室，廢為越王。尋殺之，謚曰厲王。

堅以位讓法，法曰：「汝嫡嗣，且賢，宜立。」堅曰：「兄年長，宜立。」堅母苟氏泣謂群臣曰：「社稷重事，小兒自知不能。它日有悔，失在諸君。」群臣皆頓首請立堅。堅乃去皇帝之號，稱大秦天王，即位於太極殿，誅生幸臣中書監董榮、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。大赦，改元永興。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，母苟氏為皇太后，妃苟氏為皇后，世子宏為皇太子，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丞相、錄尚書事、東海公，諸王皆降爵為公。以從祖右光祿大夫、永安公侯為太尉，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、尚書令。封弟融為陽平公，雙為河南公，子丕為長樂公，暉為平原公，熙為廣平公，睿為巨鹿公。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，梁平老為右僕射，強汪為領軍將軍，呂婆樓為司隸校尉，王猛為中書侍郎。

融好文學，明辯過人，耳聞則誦，過目不忘，力敵百夫，善騎射擊刺，少有令譽。堅愛重之，常與共議國事。融經綜內外，刑政修明，薦才揚滯，補益弘多。丕亦有文武才幹，但治民斷獄，皆亞於融。

威，苟太后之姑子也，素與魏王雄友善。生屢欲殺堅，賴威營救得免。威得幸於苟太后，堅事之如父。威知王猛之賢，常勸堅以國事任之，堅謂猛曰：「李公知君，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。」猛以兄事之。

燕主俊殺段龕，坑其徒三千餘人。

秋，七月，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，拜并州刺史。

八月，丁未，立皇后何氏。後，故散騎侍郎廬江何淮之女也。禮如鹹康而不賀。

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，薛贊為中書侍郎，與王猛並掌機密。九月，追復太師魚遵等官，以禮改葬，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。

張平據新興、雁門、西河、太原、上黨、上郡之地，壁壘三百餘，夷、夏十餘萬戶，拜置征鎮，欲與燕、秦為敵國。冬，十月，平寇略秦境，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並、冀州諸軍事，加并州牧，鎮蒲阪以御之。

十一月，癸酉，燕主俊自薊徙都鄴。

秦太后苟氏游宣明台，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湊，恐終不利於秦王堅，乃與李威謀，賜法死。堅與法訣於東堂，慟哭歐血；謚曰獻哀公，封其子陽為東海公，敷為清河公。

十二月，乙巳，燕主俊入鄴宮，大赦。復作銅雀台。

以太常王彪之為左僕射。

秦王堅行至尚書，以文案不治，免左丞程卓官，以王猛代之。堅舉異才，修廢職，課農桑，恤困窮，禮百神，立學校，旌節義，繼絕世；秦民大悅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昇平二年（戊午，公元三五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司徒昱稽首歸政，帝不許。

初，馮鴦既以上黨來降，又附於張平，又自歸於燕，既而復叛燕。二月，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，不克。

秦王堅自將討張平，以鄧羌為前鋒督護，帥騎五千，軍於汾上；平使養子蚝御之。蚝多力趫捷，能曳牛卻走；城無高下，皆可超越。與羌相持旬餘，莫能相勝。三月，堅至銅壁，平盡眾出戰，蚝單馬大呼，出入秦陳者四、五。堅募人生致之，鷹揚將軍呂光刺蚝，中之，鄧羌擒蚝以獻，平眾大潰。平懼，請降。堅拜平右將軍，以蚝為虎賁中郎將。蚝，本姓弓，上黨人也，堅寵待甚厚，常置左右。秦人稱鄧羌、張蚝皆萬人敵。光，婆樓之子也。堅徙張平部民三千餘戶於長安。

甲戌，燕主俊遣領軍將軍慕輿根，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鴦。根欲急攻之，評曰：「鴦壁堅，不如緩之。」根曰：「不然。公至城下經月，未嘗交鋒。賊謂國家力止於此，遂相固結，冀幸萬一。今根兵初至，形勢方振，賊眾恐懼，皆有離心，計慮未定，從而攻之，無不

克者。」遂急攻之。鴦與其黨果相猜忌，鴦奔野王依呂護，其黨盡降。

夏，四月，秦王堅如雍，祠五畤；六月，如河東，祀后土。

秋，八月，豫州刺史謝弈卒。弈，安之兄也。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。雲，溫之弟也。訪於僕射王彪之。彪之曰：「雲非不才，然溫居上流，已割天下之半，其弟復處西藩；兵權萃於一門，非深根固蒂之宜。人才非可豫量，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。」昱頷之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壬申，以吳興太守謝萬為西中郎將，監司、豫、冀、並四州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。

王羲之與桓溫箋曰：「謝萬才流經通，使之處廊廟，固是後來之秀。今以之俯順荒餘，近是違才易務矣。」又遺萬書曰：「以君邁往不屑之韻，而俯同群碎，誠難為意也。然所謂通識，正當隨事行藏耳。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，則盡善矣。」萬不能用。

徐、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，以御史中丞郗曇為羨軍司。曇，鑒之子也。九月，庚辰，秦王堅還長安，以太尉侯守尚書令。於是秦大旱。堅減膳徹樂，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；開山澤之利，公私共之，息兵養民，旱不為災。

王猛日親幸用事，宗親勳舊多疾之。特進、姑臧侯樊世，本氐豪，佐秦主健定關中，謂猛曰：「吾輩耕之，君食之邪？」猛曰：「非徒使君耕之，又將使君炊之！」世大怒曰：「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，不然，吾不處世！」猛以白堅。堅曰：「必殺此老氐，然後百寮可肅。」會世入言事，與猛爭論於堅前，世欲起擊猛。堅怒，斬之。於是群臣見猛皆屏息。

趙之亡也，其將張平、李歷、高昌皆遣使降燕，已而降晉，又降秦，各受爵位，欲中立以自固。燕主俊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并州，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，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。陽騖攻昌別將於黎陽，不拔。歷奔滎陽，其眾皆降。并州壁壘百餘降於燕，俊以右僕射悅綰為并州刺史以撫之。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，俊皆復其官爵。平帥眾三千奔平陽，復請降於燕。

冬，十月，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，入武陽，燕主俊遣大司馬恪統陽騖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。攸敗走，還泰山，恪遂渡河，略地河南，分置守宰。

燕主俊欲經營秦、晉，十二月，令州郡校實見丁，戶留一丁，餘悉發為兵，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，期來春大集洛陽。武邑劉貴上書，極陳「百姓凋弊，發兵非法，必致土崩之變。」俊善之，乃更令三五發兵，寬其期日，以來冬集鄴。

時燕調發繁數，官司各遣使者，道路旁午，郡縣苦之。太尉、領中書監封弈請「自今非軍期嚴急，不得遣使，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，其群司所遣彈督先在外者，一切攝還。」俊從之。

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，荀羨引兵擊之；堅所將才七百餘人，羨兵十倍於堅。堅將出戰，諸將皆曰：「眾少，不如固守。」堅曰：「固守亦不能免，不如戰也。」遂出戰，身先士卒，殺羨兵千餘人，復還入城。羨進攻之，堅歎曰：「吾自結髮，志立功名，而每值窮厄，豈非命乎！與其屈辱而生，不若守節而死。」乃謂將士曰：「今危困，計無所設，卿等可去，吾將止死。」將士皆泣曰：「府君不出，眾亦俱死耳。」乃扶堅上馬。堅曰：「我如欲逃，必不相遣。今當為卿曹決鬥，若勢不能支，卿等可趣去，勿復顧我也！」乃開門直出。羨兵四集，堅立馬橋上，左右射之，皆應弦而倒。羨兵眾多，從塹下斫橋，堅人馬俱陷，生擒之，遂拔山茌。羨謂堅曰：「君父、祖世為晉臣，奈何背本不降？」堅曰：「晉自棄中華，非吾叛也。民既無主，強則托命。既已事人，安可改節！吾束脩自立，涉趙歷燕，未嘗易志，君何匆匆相謂降乎！」羨復責之，堅怒曰：「豎子，兒女御乃公！」羨怒，執置雨中，數日，堅憤惋而卒。

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，羨兵大敗，燕復取山茌。燕主俊以賈堅子活為任城太守。

荀羨疾篤，征還，以郗曇為北中郎將、都督徐、兗、青、冀、幽五州諸軍事、徐、兗二州刺史，鎮下邳。

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，生子令、寶。段氏才高性烈，自以貴姓，不尊事可足渾後，可足渾氏銜之。燕主俊素不快於垂，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，欲以連污垂。俊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、延尉考驗，段氏及弼志氣確然，終無撓辭。掠治日急，垂愍之，私使人謂段氏曰：「人生會當一死，何堪楚毒如此！不若引服。」段氏歎曰：「吾豈愛死者耶！若自誣以惡逆，上辱祖宗，下累於王，固不為也！」辯答益明，故垂得免禍，而段氏竟死於獄中。出垂為平州刺史，鎮遼東。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；足渾氏黜之，以其妹長安君妻垂；垂不悅，由是益惡之。

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，懼而東走，乘冰渡河，半渡而冰解，後眾盡歸劉悉勿祈，閼頭奔代。悉勿祈，務桓之子也。

孝宗穆皇帝中之下昇平三年（己未，公元三五九年）

春，二月，燕主俊立子泓為濟北王，沖為中山王。

燕人殺段勤，勤弟思來奔。

燕主俊宴群臣於蒲池，語及周太子晉，潸然流涕曰：「才子難得。自景先之亡，吾鬢髮中白。卿等謂景先何如？」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：「獻懷太子之在東宮，臣為中庶子，太子志業，敢不知之！太子大德有八：至孝，一也；聰敏，二也；沈毅，三也；疾諛喜直，四也；好學，五也；多藝，六也：謙恭，七也；好施，八也。」俊曰：「卿譽之雖過，然此兒在，吾死無憂矣。景茂何如？」時太子暐侍側，績曰：「皇太子天資岐嶷，雖八德已聞，然二闕未補，好游畋而樂絲竹，此其所以為損也。」俊顧謂暐曰：「伯陽之言，藥石之惠也，汝宜誡之！」暐甚不平。

俊夢趙主虎嚙其臂，乃發虎墓，求屍不獲，購以百金；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，得屍於東明觀下，僵而不腐。俊踢而罵之曰：「死胡，何敢怖生天子！」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，投於漳水，屍倚橋柱不流。及秦滅燕，王猛為之誅李菟，收而葬之。

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，永安威公侯討之，未克而卒。夏，四月，驍騎將軍鄧羌、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。

匈奴劉悉勿祈卒，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。五月，秦王堅如河東；六月，大赦，改元甘露。

涼州牧張瓘，猜忌苛虐，專以愛憎為賞罰。郎中殷邠諫之。瓘曰：「虎生三日，自能食肉，不須人教也。」由是人情不附。輔國將軍宋混，性忠鯁，瓘憚之，欲殺混及弟澄，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，徵兵數萬，集姑臧。混知之，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，宣告諸營曰：「張瓘謀逆，被太后令誅之。」俄而眾至二千。瓘帥眾出戰，混擊破之。瓘麾下玄臚刺混，不能穿甲，混擒之，瓘眾悉降。瓘與弟琚皆自殺，混夷其宗族。玄靚以混為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酒泉郡侯，代瓘輔政。混乃請玄靚

去涼王之號，復稱涼州牧。混謂玄臚曰：「卿刺我，幸而不傷，今我輔政，卿其懼乎？」臚曰：「臚受璀恩，唯恨刺節下不深耳，竊無所懼！」混義之，任為心膂。

高昌不能拒燕，秋，七月，自白馬奔滎陽。

秦王堅自河東還，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。八月，以咸陽內史王猛為侍中、中書令，領京兆尹。特進、光祿大夫強德，太后之弟也，酗酒，豪橫，掠人財貨、子女，為百姓患。猛下車收德，奏未及報，已陳屍於市，堅馳使赦之，不及。與鄧羌同志，疾惡糾案，無所顧忌，數旬之間，權豪、貴戚，殺戮、刑免者二十餘人，朝廷震慄，奸猾屏氣，路不拾遺。堅歎曰：「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！」

泰山太守諸慕攸將水陸二萬擊燕，入自石門，屯於河渚。燕上庸王評、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於東阿，攸兵大敗。

冬，十月，詔謝萬軍下蔡，郗曇軍高平以擊燕。萬矜豪傲物，但以嘯詠自高，未嘗撫眾。兄安深憂之，謂萬曰：「汝為元帥，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，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！」萬乃召集諸將，一無所言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「諸將皆勁卒」。諸將益恨之。安慮萬不免，乃自隊帥以下，無不親造，厚相親托。既而萬帥眾入渦、潁以援洛陽，郗曇以病退屯彭城。萬以為燕兵大盛，故曇退，即引兵還，眾遂驚潰。萬狼狽單歸，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，以安故而止。既至，詔廢萬為庶人，降曇號建武將軍。於是許昌、潁川、譙、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。

秦王堅以王猛為吏部尚書，尋遷太子詹事。十一月，為左僕射，餘官如故。

十二月，封武陵王晞子□逢為梁王。

大旱。

辛酉，燕主俊寢疾，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：「吾病必不濟。今二方未平，景茂沖幼，國家多難，吾欲效宋宣公，以社稷屬汝，何如？」恪曰：「太子雖幼，勝殘致治之主也。臣實何人，敢干正統！」俊怒曰：「兄弟之間，豈虛飾邪！」恪曰：「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，豈不能輔少主乎！」俊喜曰：「汝能為周公，吾復何憂！李績清方忠亮，汝善遇之。」召吳王垂還鄴。

秦王堅以王猛為輔國將軍、司隸校尉、居中宿衛、僕射、詹事、侍中、中書令，領選如故。猛上疏辭讓，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、光祿、散騎西河任群、處士京兆朱肜自代。堅不許，而以融為侍中、中書監、左僕射，任群為光祿大夫，領太子家令；朱肜為尚書侍郎、領太子庶子。猛時年三十六，歲中五遷，權傾內外；人有毀之者，堅輒罪之，於是群臣莫敢復言。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，右僕射梁平老為使持節、都督北垂諸軍事、鎮北大將軍，戍朔方之西；丞相司馬賈雍為雲中護軍，戍雲中之南。

燕所征郡國兵悉集鄴城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